

# 三代戎装

■刘凌

## 世相一笔

晚上10时多,父亲例行从东北的军营打来电话,和母亲叽叽咕咕一会儿后,话筒被递到我手里。我知道父亲想要对我说的话。这话都说了几年了,就是要我报考军事院校。

高考成绩公布,我考得不错。很快就要填报志愿了,我一直想报考心仪的财经大学金融学院,4年本科毕业后,考研的大学的我都想好了。

“儿子,祝贺你高考顺利!十年磨一剑,辛苦了!我和你妈妈商量了,你代替我们回一趟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好吗?”父亲用商量的口吻和我对话,竟然没提高考志愿的事。

“爸,我想休息几天,和同学外出旅游呢。”我高兴地说道。

“你回爷爷奶奶那儿休息几天吧。备战高考,你两年没去看爷爷奶奶了。”父亲的口气有点命令式了。

“你爷爷有一个从太爷爷手上留下来的传家宝,要交给你。”见我没说话,父亲又说道。

太爷爷留下来的传家宝是古董、金银、珠宝吗?家里人都知道我想报考财经大学金融专业,难道爷爷是想把传家

宝交给我学以致用、管理增值?我问母亲,母亲摇头说她也是第一次听说我们老牛家有传家宝。

带着疑问,我迅速在网上订好了高铁票。

第二天傍晚,我到达爷爷奶奶家时,爷爷正背着手站在家门口,看着门楣上高高挂着的“光荣之家”牌匾。落日余晖照在爷爷高大的身躯上,像是镀上一层炫目的金色光晕。爷爷80岁了,南疆战事初起时,39岁的他是先遣部队的副团长,在战斗中被火速提升为团长。那年,我父亲10岁。巧的是,太爷爷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时也是副团长,我爷爷当时也是10岁。但10岁的爷爷没等来太爷爷随部凯旋。

我来了,爷爷奶奶高兴坏了。晚饭时,爷爷提出和我喝点酒,奶奶劝也劝不住。我几次想问爷爷传家宝是什么,又担心爷爷说我年轻贪财,其实我更多的是好奇。一连喝了几小杯酒,爷爷忽然问我:“你爸跟你说了吗?”

“说什么啊?”我知道爷爷问的是什么,但故作不知。

“传家宝啊!我们牛家的传家宝。”爷爷的表情自豪又神秘。

“说了的,说是从太爷爷手上留下来的。”我也小声、神秘地说道。

“我早就看出来你想问了,还和爷爷玩城府。别忘了,你爷爷曾经是作战部

队的团长。”

“我知道太爷爷、爷爷的光荣历史。我挺自豪的。”

“你爸爸更光荣啊!1997年,随部队跨过罗湖桥进驻香港时,你爸爸是28岁的营长。38岁时,他已是甲种作战部队的团长了,比你爷爷当年强多了。”爷爷边说边竖起大拇指。

“我是很佩服我爸的,50岁出头了,还扎在东北的军营里。妈妈和我在南方,这几年他们总是聚少离多。”

“我说你爸值得!军人和家人两地分居,换来的是万家团圆、平安。你要向你爸爸学习!”爷爷脸色凝重地对我说。

饭后,爷爷带着我走进卧室,说是给我看传家宝。只见爷爷打开柜门,从上层橱柜里取下一个红色箱子,像捧着圣物一样。我忽然觉得很惭愧。牛家4代单传,3代都是不计个人得失、报效国家的军人,太爷爷为国捐躯,我却惦记着传家宝,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爷爷,这传家宝是从太爷爷手上留下来的,您先保管着,到时候交给我爸吧。您别交给我,我也不看了。”说完,我想往外走。爷爷忽然大声喊道:“小子,你站住,牛家的传家宝只能交给你!”奶奶在外面听到爷爷的声音,进来责怪道:“老头子,你说话小声点,别吓坏了孙子。”

“老婆子,快拿条新毛巾来,我要擦

擦这箱子。”爷爷冲奶奶喊道。

爷爷拿着新毛巾,小心地擦拭原本干干净净的箱子。我越发觉得这传家宝贵重,不禁上前帮着爷爷擦拭。

爷爷从腰间掏出精巧的钥匙,缓缓地打开箱子。映入我眼睛的,是父亲随部队进驻香港时穿的那身军装。记得父亲一直将其视若珍宝般挂在我家衣柜里,什么时候放到爷爷的红色箱子里来了?爷爷捧起父亲的军装,郑重地放在我双手上,轻轻地抚摸着,像是抚摸远在东北边陲的儿子。

爷爷又捧出一套旧军装,说:“这是爷爷当年从南疆凯旋时穿的军装。你闻闻,这上面还有炮火硝烟的味道。”我双手捧着父亲和爷爷的军装,心潮起伏,激动得眼眶发酸,额头渗出了汗水。

爷爷从红色箱子里继续捧出一套陈旧发白的军装,说:“这套军装是你太爷爷的遗物……”捧着3套沉甸甸的军装,血脉传承的力量让我热血澎湃,脸上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

爷爷抚摸着这3套军装,激动地说道:“3代戎装,我们牛家的传家宝就是这3代戎装!”

爷爷深切地望着我,问:“你能为咱牛家传家宝里添入第4代戎装吗?”

我的泪水、汗水一起掉了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在这3代戎装上。我望着爷爷的眼睛,坚定地地点了头:“我能!”

# 小满小感

■林嘉

## 热风冷眼

周五送孩子上课,恰好路过一个网红馆,便想坐下来吃碗面。说实话,这招牌面尚未勾起我多大兴趣,而恰逢小满节气,每桌送了一份精致的凉拌苦菜,倒让我涌起一点小小的情怀。《周书》讲,小满之日苦菜秀。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二十四节气不单单反季节令变化,更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视太阳从春分点出发,每前进15度为一个节气,运行一周360度为一年,恰好又回到春分点。它把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周而复始。既是历代皇家重大祭祀仪式的时间准绳,也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指南针,更是日常生活中人们预知冷暖雪雨的标尺。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其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成熟,只是小满。此时,河水叮咚,杨柳依依,芦苇青青。石墙边的石榴花正开得红火,豌豆荚里也悄悄装满翠绿的珍珠,池塘里“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一切,无不充满诗情画意。小满之时,地下升起阳气,倘若在这样一个清晨,穿起布鞋和夏布麻衣,感受天地之精华,必然会开启知足幸福的一天。

然而我们知道,小暑后有酷暑,小雪

后有大雪,小寒后有严寒,只有小满之后并无大满。可见,在中国人的心里,大满并不是个好听的词。“满招损,谦受益”,太满,招致损失;不满,空留遗憾;小满,才是最好的状态。季羨林讲,不完满才是人生。小满,但不是太满;小盛,又不是极盛。未满,才有上升的空间;未盛,方有进步的余地。心中尚有期待,方有前进的动力。人生小满,足矣。

古往今来,小满有“三候”,苦菜秀、靡草死、麦秋至,这第一候便是苦菜秀。这是不是也是大自然的一种巧合和忠告?小满之时,一切生机勃勃,蒸蒸日上,恰逢此时,苦菜成熟。苦菜虽说清新,毕竟苦的口感并不是那么让人愉悦。可是苦涩让人清醒——若生活也“小满”正得意,切莫自大忘形;若生活尚不堪,切莫轻言放弃。

旧社会农民每年春夏青黄不接之时,要靠苦菜充饥,甚至在红军长征途中,也以苦菜果腹。因而有歌谣这样唱过:苦苦菜,花儿黄,又当野菜又当粮,红军吃了上战场,英勇杀敌打胜仗。苦菜因而成为人们心中一种标志,忆苦思甜,便更加珍惜如今所得。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伴随着啼哭和母亲分娩的剧痛,但同时也带来欣喜。苦,是人生的本味。苦与甘甜似乎总在人生里交错而至,苦尽方能甘来。若人生风平浪静,不知苦为何物,便永远尝不到真正的甜。突然更爱这天地,大自然的不言不语,却是一切道理的源头,哪有理由不去用心体味呢。



食为天(国画)

李翔作

## 一瓣心香

40年前那个异常寒冷的深秋早晨,父亲一反常态地掩饰着严厉而冷酷的外表,突然变得温和起来。他的双手推着一辆从邻家借来的自行车,和同样推着一辆自行车的我的堂兄一起,不慌不忙地走向一直通往县城的那条柏油马路。而我则像一条尾巴一样,紧紧跟在他们的后面。

母亲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不走了,站在那里,怔怔地望着我一步一步走远。她在想着什么,我是不知道的。

快走到那条柏油马路上时,我停了下来。紧接着,我便顺着一道高高的斜坡走下去。那道高高的斜坡之下,是一面池塘。池塘里长着干瘦的芦苇,也我留着枯萎的莲叶,莲叶下有隐隐的鱼影儿在清冷的水中穿梭。

我想洗一把脸。我想,只要洗过了这把脸,就算是和这片土地、和这个村庄告别了。

父亲和我的堂兄站在柏油路上,一边说着话儿,一边等着我。

我的眼睛有些干涩。没有泪水滋润,它竟然显得那样不适。

我要去当兵了。我想,这一走,就再没有回头的理由了。

从村子到县城的路,有30华里。那是一段不短的路程。坐在堂兄的车后座上时,我一定是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的。

我的堂兄是当过兵的人。他去的是海军部队,在离我们家不远的的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虽然只当了3年兵就又回到故乡的那片土地上,但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只要一提起那座城市,他的眼睛里就有了熠熠的光彩。在他看来,那座他曾经当过兵的城市,简直就是人间的天堂。

我的眼前掠过的是柏油路旁一棵棵几乎掉光了叶子的白杨和柳树。那是广袤而贫瘠的鲁西北平原上最为普通而常见的两种树木。隔着宽大的树隙,我能清楚地看到一座座鳞次栉比的村庄,以及处处低矮简陋的农舍……

终于来到了县城。县城很大,看上去,父亲和堂兄对它熟悉的。他们骑在自行车上,轻车熟路地下一道坡,拐过一道弯,又拐过一道弯,最后在一家饭馆前停了下来。

父亲支起自行车,看了一眼东边的日头,又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想吃点啥?”

堂兄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朝我笑笑,补充道:“离集合时间,还有好大一会儿呢!”

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下过饭馆,并不知道饭馆里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父亲继续问道:“豆浆油条,还是稀饭包子?”

父亲所说的这些,应该就是乡里人最为奢侈的美食了。

父亲的话,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早晨,听上去有些温暖。不知怎的,那一刻,我突然之间有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动。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还是

# 只为“莲花”绽放

■孙润石

## 国防纪事

墨脱,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世外桃源”。从高空看去,墨脱四面环山,云海翻涌,酷似一朵卓然绽放的莲花。

今天,随着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天南海北的游客纷至沓来,将墨脱的美景尽收眼底。谁能想到,68年前,对于原18军的15名官兵来说,前往墨脱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每行进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1953年之前,墨脱是一片人迹罕至的“高原孤岛”。但边境无小事,原18军的15名官兵组成工作队,奉命从波密出发前往墨脱考察实情。出发前,工作队连一张可用的地图都没有。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眼睛去判断冰川的高低走向,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大地的长宽经纬,用自己的身躯感知风雪的喜悦无常。

工作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翻越嘎隆拉雪山。嘎隆拉雪山横亘于墨脱之前,是进入墨脱的必经之路。雪山平均海拔4800米,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迎风坡,气候多变,令人生畏。狂风犹如一头凶猛的怪兽,又像俯冲的轰炸机,怪叫着,呼啸着,不时卷起大雪漫天飞舞。加上地质构造复杂,地壳活动频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雪崩、滑坡或泥石流。高海拔地区稀薄冰冷的空气和冷酷无情的风雪,让工作队队员备受折磨,大口的呼吸声、心脏的跳动声,像

# 当兵去

■童村

第一次这样关心我。我之前总是觉得,日常生活里,他关心的东西只有一件——酒。那种又苦又辣的烈性酒,仿佛是他的命根子。

我对酒的痛恨,就是从父亲这里开始的。父亲的酒量大得惊人。哪怕是家中没有客人,只要他毫无来由地高兴起来,只需一碟儿炒花生,就能一个人津津有味喝上半斤八两。半斤八两之后,他的话很快便稠了起来,喋喋不休地将一些陈年旧事翻来覆去叨念着。那些陈年旧事里,自然有许多不尽人意的躯体。

后来,我终于明白,在沉重而贫困的生活压力之下,苦闷、焦虑的父亲,是需要找到一个发泄口的。但是,那个时候,每见到他酒后的样子,我常常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来……

现在,饭上来了。一碗稀饭,一大盘猪肉白菜馅的包子。这是父亲为我点的。

“吃吧!”他说,“都吃了,吃饱了就该走了。”

他坐在那里,十分不舍地望着我。他要亲自看着我一口一口吃下去。

我突然就想起了母亲。我想,这顿饭之前,我吃过的每一顿饭,都是母亲亲手做的。从这顿饭开始,我如果再想吃母亲做的饭,不知是何年月了。

我知道,在还没有真正离开这片土地之前,我就开始对它有了思念。这种思念就像一蓬野草,在料峭风寒里,正迅速而疯狂地生长着……

从那家小饭馆到县人武部,仅有短短的一段路程。走出饭馆后,父亲执意要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他要亲自带着我骑向集合地点。

那一天,坐在父亲的车后座上,去县人武部集合的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我心里清楚,自从有记忆以来,那是我与他靠得最近的一次。

走着走着,不知怎的,我的眼睛突然间就被泪水濡湿了。

敲鼓声一样在耳边回响、激荡。身体的余温被铺天盖地的严寒一点点蚕食,双脚被厚厚的积雪掩埋、包裹,每次踩下去再抬起来都比前一次更费劲。

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面前,队员们都做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白雪反射的光线刺得眼泪直流,为预防雪盲症,他们就在脸上抹锅底灰,或是用染了蓝墨水的纱布蒙在眼上。遇到暴风雪,宿营的工作队到了第二天清晨,连人带帐篷都消失不见了。机智的哨兵“嘟嘟嘟”吹响集合号,厚厚的积雪下面,冒出来一个个战友。下山时,他们还因为误食有毒的野葱集体食物中毒,差点丢了性命。只能用手指使劲地抠喉咙,使出全身力气呕吐。

最终,15名队员历经九死一生,成功抵达墨脱,无一人掉队,也无人冻伤,将五星红旗插在墨脱这片神秘的土地。迎着墨脱的风,国旗在空中猎猎飘扬。

今年87岁的孙德连,是当年工作队的机要组长。他回忆说,由于墨脱在藏语发音中音似“麦多”,最初大家都称墨脱为“麦多”。到达墨脱后,根据当地群众的语言习惯,孙德连一行经过商量,将“麦多”改成了墨脱,发电报报告给上级机关。

墨脱,藏语的意思为花朵。这一代代先行者用生命栽培、用心血浇灌的美丽莲花,傲然绽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也绽放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中。

# 走近你 我深情凝望

——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歌

■邓一非

一百年 刻在沧桑年轮的是血与火的熔炼  
生与死的洗礼  
是苦难和辉煌的映照  
镰刀和铁锤的交响

走近你 仿佛穿越世纪风云的长船  
红船 一缕长夜中点燃希望的曙光  
只为重整破碎山河的誓言  
开启民族复兴的跨世纪远航  
南昌城 一声  
黑暗中发出怒吼的枪响  
只为诠释枪杆子里的真理  
党旗下来第一支工农武装  
井冈山 一簇  
黑暗中照亮前程的星火  
只为笃行可以燎原的信念  
鼓角声中把一条崭新道路开创  
长征 一次  
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跋涉  
高理想凝聚成  
创造人间奇迹的无穷力量  
遵义 一个  
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  
革命航船从此  
劈波斩浪驶向胜利的前方  
延安 一片  
闪耀兴国之光的新天地  
中流砥柱 东方魔力  
挺起民族救亡图存的脊梁  
西柏坡 一个  
踏上赶考之路的出发点  
指点江山 勇破善立  
迎来新中国喷薄欲出的朝阳

走近你 仿佛聆听峥嵘岁月的长歌  
扛锄头的肩膀 扛起  
寻求改变命运的土炮土枪  
浴血奋战的凛然壮歌  
把打出一个新世界的使命担当  
怒吼的黄河 涌动  
一个古老民族的血脉紧张  
同仇敌忾的抗战浩歌  
布下陷敌灭顶之灾的天罗地网  
汹涌的长江 掀起  
埋葬末日王朝的滔天巨浪  
势如破竹的解放战歌

# 哨位上的映象

■程勇

清晨 当阳光的容量还未增大  
我们便执枪走上哨位  
目视前方 雪白的山峰结成群  
并在晨曦的光辉中绵延

一抬头 刚好迎来一阵鸟语声  
声音使蓝起来的天空怀着柔情  
你信么 我们站岗时的影子  
会在鸟儿的瞳孔中诞生

暮衣暖人时 花萼会在哨位下奔跑  
而旁边的溪水则焕发出

把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点响  
跨过鸭绿江 宣示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惧豪强  
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把民族屈辱的历史抛向太平洋

两弹一星 发出  
自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强音  
赞歌嘹亮  
共和国从此走向繁荣和富强  
改革开放 书写  
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壮丽华章  
颂歌豪迈  
在14亿中华儿女的心底唱响  
奋进新时代 踏上  
向全面现代化腾飞的新征程  
凯歌高奏  
创造无愧伟大时代的新辉煌

走近你 仿佛仰望星光璀璨的长空  
李大钊 夏明翰 方志敏  
一个个英灵不朽的名字  
用鲜血和生命  
印证了理想和信仰的力量  
黄公略 陈树湘 杨靖宇  
一个个血性担当的先锋  
用忠诚和胆略  
担起民族浴火重生的渴望  
董存瑞 杨根思 黄继光  
一个个冲锋陷阵的勇士  
用热血和豪气  
铸就所向无敌的铁血荣光  
张思德 雷锋 李向群  
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士兵  
用激情和奉献  
矗立起平凡造就伟大的丰碑  
焦裕禄 杨善洲 谷文昌  
一个个鞠躬尽瘁的公仆  
用心血和汗水  
尽显为民造福的情怀和担当

走近你 我深情凝望  
百年雄关漫道 何其壮哉  
百年风华正茂 何其幸哉  
海潮般的历史回声  
凝聚砥砺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胜利彼岸已露出天际线  
催征号角又在耳边声声鸣响

耀眼的光芒  
一言不语的石头  
以沉默的坚硬 构筑伟大和不朽

这时段 在我们站立的空间  
身体会形成雕塑  
这威严的映象会托起祖国的安宁

## 短笛新韵